

SUIJUN
NANXIA

『鏖
鏖
岁月』
第一部

随 军 南 下

冷月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随军南下

冷月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军南下/冷月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9
(端溪文丛)

ISBN 7-5034-1272-0

I. 随... II. 冷...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661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 字数: 29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72-0

定 价: 21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上个世纪中叶，地球东边的一群人，他们为了民族的存亡、为了国家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恶霸地主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流过血、付出了代价，甚至牺牲了生命，才换来了今天。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

如今，幸福的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大概有人已经渐渐地把他们忘了。

但是，请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新里程的起点，是新生活的基石，是一座座永远抹不去的历史丰碑。

作 者

2002年6月

内 容 简 介

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动荡，风云变幻，中国人民生活在封建主义的枷锁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使中国广大民众惨遭蹂躏。

在黑暗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野心勃勃，挑起内战，妄想达到他独裁统治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三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领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及数千名随军的地方干部，跨过黄河，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开辟解放区革命根据地，并一路挥师南下，大举歼灭国民党军队。

《随军南下》以贫苦出身的共产党员李满栋和陈天英夫妇为代表，描述了他们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又远离家乡，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去解放全中国。

刘邓大军过了黄河，到了大别山区后，李满栋留在地方上发动群众搞土改运动。随着全国解放的大好形

势，土改工作从北方到中原，一直到南方全面铺开。南下一路上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在与恶霸地主、土匪劣绅和党内错误思想进行的殊死斗争中，李满栋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掌握政策，培养干部，锻炼了坚定的革命意志，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坚持斗争直到全国解放、土改工作胜利结束。

本书以主人公李满栋和陈天英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为主线，引出各种人物，讴歌了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涌现出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迹。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有的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在全国的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有的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本书背景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故事性强，力求把人们带到那战火纷飞和轰轰烈烈的清匪清霸、土改运动的伟大岁月。

二十世纪已经被历史翻过去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了今天而在昨天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他们是为了新中国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奉献的。

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温昨天那段历史，让人们记住过去，记住过去的先辈和他们的战斗历程，以此激励今天的人们为了明天去努力奋斗。

作者

2002年6月

目 录

内容简介

引子.....	(1)
---------	-------

上 篇

第一章.....	(13)
第二章.....	(29)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9)
第五章.....	(83)
第六章.....	(100)
第七章.....	(120)
第八章.....	(140)
第九章.....	(162)
第十章.....	(186)
第十一章.....	(214)

下 篇

第十二章.....	(253)
第十三章.....	(268)
第十四章.....	(282)

第十五章	(301)
第十六章	(320)
第十七章	(339)
第十八章	(357)
第十九章	(378)
尾声	(397)
后记	(404)

引 子

—

头伏萝卜，二伏菜，
三伏起来种荞麦，
初秋花，落花籽，
正月吃馍揭锅盖。

这是水磨村的民谣。水磨村在松阳县是个大村，有一千多户人家，这个村的自然环境在太行山区来讲有些特别，就是有水，打井不用挖很深就能见水了。这在十年九干旱的黄土高原算是块风水宝地。

不知什么年代，村中架起了一台水磨，日日夜夜“吱咯，吱咯”地转个不停，“水磨村”由此得名。

水磨村依山傍水，夏季到来时，山上郁郁葱葱，冬季封冻后，可以沿着结了冰的河道拉煤搞运输。可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并没有给水磨村的人带来笑声。因为山被财主霸占着，水也被财主霸占着，全村十几户富人，却占了八成多的土地，村里很多都是替财主家扛长活打短工的贫苦佃户。

又是一个初秋。

荞麦花开了，满山谷里都是白茫茫的，招来一群群的蜂蝶，在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中飞来飞去，好看极了。

荞麦是耐寒作物，产量很低，能看到成片成片的荞麦花，真

是件稀罕事，看来荞麦的收成或许不错。穷人们这样盼着，为了用高价作物多顶些租子。财主们也这样盘算着，为了能从穷人的身上多欺榨些血汗。

荞麦地里一前一后跑着两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前面跑着的是大财主旗杆院的儿子余留根，后面跑着的是长工李开元的儿子李满栋。

旗杆院的真名叫余国银，是水磨村最大的财主。清朝时他家出过举人，后做了官，家里的人就依仗财势，置办田地，称霸一方，想尽办法欺压和剥削别人。由于手段狠毒，余家的田亩越来越多，粮仓越来越多，长工也越来越多。

为了显示家里有人做官，也为了迎合那些出入余家的官僚，余家大院从清末就开始在院子中央竖起了一根旗杆，旗杆上挂过各种各样颜色的花花旗，因此余家的几代都沿用“旗杆院”这个代号。而余国银还有一个绰号叫“余白眼”，那是他一见到穷人就翻白眼而得来的。

余家原来人丁还挺旺的，后来有的出去做官，有的出去跑买卖，人口越来越少，不知是人走带走了人气还是作恶多端遭到的报应，余财主家一代比一代人稀，到了余国银这一代成了独苗。为了早些续上香火，余国银十六岁就娶了亲，可这根独苗怎么也留不下种。二十岁上娶了第二房，还是没有喜色。过几年又娶一房。直到娶了第四房姨太太，眼看余国银快四十岁时才得了一个宝贝儿子，余白眼见祖上留下的家产越来越旺，而人却快断了根，就给他儿子起名叫“留根”。

余留根从小先天不足，生下来就脸无血色，长大后又长出一脑袋浅黄色的头发，小小的年纪就学着他老子的样，尽想歪点子欺负穷人，因此也得了个绰号叫“歪毛”。

水磨村李姓最多。李开元的祖上原来是大户人家，人多，又穷，到李开元父亲那辈各自成家后，兄弟们就分了家。李开元的父亲生了他们兄弟四个，养活不了，就去打工。从那以后就靠给财主扛长工过日子，到了李开元这一辈仍是给财主扛长工。

李开元生活贫寒，没有土地，身体也不好，给财主扛活主要是放牛，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兄弟们见他可怜，合起来帮他。从邻近的朝坡村说合了一个叫刘舍妮的女人成了亲。刘舍妮出身低微，从小就吃苦耐劳，嫁到李家后经常帮人做些缝缝洗洗的活，也能挣口饭吃，日子还算过得去。

刘舍妮一连为李开元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李保仓，老二李满仓，老三李满栋。人口一多，生活就不好过了。

三儿子李满栋从小特别顽皮，有一次他和伙伴赵克驹跑到余白眼家的窝瓜地里，挨着个把财主家的窝瓜踏了个稀巴烂。

这下闯了大祸，余白眼派人找上门来，胆小的李开元吓得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的，可财主怎么会罢休呢。

没法儿，李开元领着儿子到余白眼家赔不是。

余白眼把李开元臭骂了一顿，最后定下让刘舍妮给财主家做活，赔他的损失。

刘舍妮有一手很好的针线活，手脚勤快，人又精明，早被余白眼的四姨太看上了，这次的事正好有了借口。

孩子惹下事，只好顶账了。刘舍妮成了财主家的女长工。李满栋太顽皮，从此得了个小名叫“顽孩”。

日子过得很艰难，无奈，到保仓和满仓稍微长大些，也都去当了长工，全家靠扛长工过活。

天有不测，穷人多灾。老大保仓到了快说媳妇的年龄，突然得了一场寒病，家里没钱，买不起药，烧得他难受，又出不了

汗，实在是受不住了，他就找了一个水坑跳了下去。

保仓自寻短见后，老二满仓吓得神经受了刺激，变得呆头呆脑的，李开元夫妇没钱给他看病，只好整日跪着求苍天保佑儿子能有好转，但不济于事，满仓病得越来越厉害，最终成了个半傻的人，再也不能干活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个家惨得无法收拾，为了安慰父母，年仅十三岁的满栋提出来要去扛活。李开元夫妇怎忍心呢，儿子小呀，特别是刘舍妮，她深知孩子正在长身体，身子骨太嫩了，晚上睡觉有时还要拍打着哄他呢，怎么就能去给人扛活呢，何况这孩子从小就特别顽皮，这样放出去多不放心。

可是父母已做不了主，性格倔强的顽孩死缠活磨的一定要出去干活，大人没有了主意，看着家里这个样子，刘舍妮抱着儿子哭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放手了。

顽孩开始了他小放牛的生涯。

“你快追呀，追上我，你就学几声驴叫算了。要追不上我，你就得让俺当马骑。”余留根转过身朝着顽孩大声地叫嚷着。

“俺不追了。”顽孩说着停了下来：“追上追不上你都要欺负俺。”

“你敢不追。俺叫你追你就得追，俺爹不是跟你交待啦，你今晌的活就是陪我要，俺高兴让你咋你就得咋，要不俺去告诉俺爹，今儿你还去放牛。”

“放牛就放牛，谁怕？”

“今儿不让你吃饭。”余歪毛越说声越大，两筒黄鼻涕越往下搭拉。

“不吃就不吃，反正俺是不追了。”顽孩不示弱。

“好哇，你敢不听俺使唤，什么时候轮到你顶撞我了。”余歪

毛指着顽孩大骂：“你个杂种，你说不吃就不吃啦？你吃俺家哩饭已好几年了。今个你是追也得追，不追也得追。”

“俺就是不追。”

“好哇，你不追，看我咋收拾你。”歪毛说着突然朝天大笑：“哈哈，你是怕追不上我。哈哈，你永远也追不上我，穷鬼，哈哈。”

财主的儿子放荡地大声笑着，那满头浅黄色的毛被震得东倒西歪。

一阵秋风吹过，远处传来女人的尖叫声：“毛孩儿，毛孩儿……”

“哎——”歪毛一边应着，一边朝着顽孩恶狠狠地说：“俺娘叫哩，快跟我回，回去再收拾你。”

歪毛说完跑了，顽孩在后面毫不情愿地一步步向村子挪去。

二

余家的旗杆院紧靠着村里的官房。官房是村里掌权人议事的地方，水磨村的官房在村子上部，边上搭有戏台，占据在水磨村最显赫的位置。

旗杆院也就在村中最显赫的地方，居高临下。余家那两扇朱红色的大门配着的那两只门环又黑又大，特别刺眼。门前一对石狮子瞪着眼，大张着盆嘴，似乎要将一切都吞进去。几条狼犬一见到穷人就会狗仗人势地狂叫，人们从这里经过总是绕道而行。

这时，余白眼的四姨太在村边迎住了跑回来的歪毛，一把拉住他：“唉呀，别跑啦，跑这紧弄甚？我和你爹是怕你在家念书闷出病来，才让你出来遛一遛，可没敢叫你这势跑。看看，头上

都出汗了。唉哟，宝贝疙瘩，娘的心好痛哩。”

余白眼的女人不好看，但那双脚很小，标准的三寸金莲。因脚小，一走起路来就东摇西摆地像个不倒翁。她本来就脸色苍白，又整日在那脸涂上厚厚的一层白粉，经太阳一晒，干枯的白粉就象要裂开的墙皮，毫无生气。水磨村的人叫她“白泥皮”。

“还不是你的鬼叫声那么尖，谁知道出了甚事，我还以为咱家死了人呢。”歪毛用手指着他娘。

“唉哟，好我的亲孩儿呀，快别说得那么不受听，怨我怨我，万不该那么大声地叫你，没有把俺孩儿吓着了吧。”白泥皮哄着她的宝贝儿子，突然想起了什么：“顽孩那个臭孩儿哩，怎么不在身边伺候着俺孩儿？”

“他根本就不好好跟我耍，不听我使唤。”歪毛撒野地娇声娇气地告顽孩的状。

“啊，他竟敢不听你使唤，看娘咋替俺孩儿收拾他。”白泥皮边说边挽袖子，但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口气一转：“不过，亲疙瘩，咱先办咱那大事，等那臭孩儿回来后再收拾他也不迟。”

“甚屁事？”歪毛野声地：“快说！”

白泥皮连忙说：“是这。这位先生是从石嘴洼来哩，我专门让他给俺孩儿看看相。”

白泥皮这一说，歪毛才发现在他娘身后立着一位占卜先生。这个人有六十开外，头发花白，蓄有胡子，脸色红润，身体健壮，精神很好。只见他身穿一件浅灰色大褂，右肩挎一蓝褡裢，左手举一占卜旗。

看到歪毛已注意到他，占卜先生将肩上的褡裢卸下，顺势坐在路边那棵大槐树下的石头上。

“算甚命相？不是都说我很有福相哇。”歪毛又开始撒野。

“唉哟哟，乖孩儿，今年天上出现了扫帚星，前些时候月亮又让天狗吃掉了半个，咱还是让先生给看看好，该防的咱要防。”白泥皮劝说着她那浑身野气的儿子。

歪毛又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听了他娘的话。他白了他娘一眼，将衣服一撩，没好气地坐在占卜先生的对面。

歪毛不经意撩他衣服的时候，露出了白泥皮为图吉利给他系的红腰带和用红缎子做的花兜肚。花兜肚上用十几种颜色的丝线绣成的荞麦花配上那果绿色的三角形的荞麦叶子，很抢眼，十分的鲜活。

占卜先生暗自赞叹：这个花兜肚不知出自哪位巧闺女或巧媳妇的手，太精细了。

可是一看歪毛的样子，老先生一下就不出声了。挂着花兜肚的脖子上的那个脑袋，长的有点像萝卜，又有点像窝瓜，不方不正不规则，满头的黄草灰不溜球似卷非卷、半枯半涩。那张尖嘴猴腮的脸上镶着一对鼓鼓的眼睛，活像蛤蟆的眼。鼻子倒是挺大，但那两个孔都朝天，嘴唇往外翻，露在外面的牙齿比脸黄。

占卜人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先问了生辰八字，然后一面用手指子、丑、寅、卯地掐算着，一面在心里嘀咕着咋开口。

这边占卜先生还没说话，那边歪毛早已不耐烦了，他用两只蛤蟆眼瞪着老先生问：“快说，我的福相咋样？我能娶几个媳妇？做多大的官？”

老先生一下还没想好如何开口，听见歪毛催促，只好先将话题岔开去：“你这花兜肚真好看，不知出自何人巧手？”

白泥皮接住占卜人的话：“哦，是个长工老婆做哩，她在俺家干活。”

白泥皮得意地说时漫不经心地往后看去，正看见了慢慢走过

来的顽孩。

“挪，就是这个臭孩的娘。”白泥皮指着顽孩说。

顺着白泥皮指的方向，看到了那个闷闷不乐的少年，占卜人的眼神豁然放亮，但他很快地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正脸对着歪毛，眯着的双眼却看着顽孩，嘴里开始念念叨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发大眼，眉间藏睿，鼻挺耳垂，满脸善相，是做官的……”

“哈哈……”没等说完，歪毛就大声地笑叫着：“不用你说，我就知道我的福份是命中注定的。俺长的俊也是天生哩。”

说着他随手一把将顽孩拽过来，指着他对老先生说：“你快给这个臭东西也算算。”

老先生问顽孩生辰八字。

顽孩紧闭着嘴，自然是不说。

歪毛嚷道：“你别问，只管给他算，说对了，回头多给你这讨吃鬼两钱。”

老先生又眯起了双眼。这回是脸对顽孩，而眯着的眼看着歪毛：“哎呀，孩儿呀，你的面相可不太好。你眉头不展，定有心隐，你眼光无泽，前途不佳，口无定形，总会绝后，脸无人色，断不能长命，将来不得好的……”

也是不等说完，顽孩就再也忍不住了，一转身向远处跑去，身后传来财主儿子余留根那开心放荡的笑声。

三

占卜老先生在界河短矮的堤坝上找到了正坐在那里伤心难过的小顽孩。

“孩儿，你让我寻得好苦，你咋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啦？”

顽孩不出声，也不理他。

“我知道你不高兴。”老先生说着也坐了下来：“傻孩子，你知不知道，我把你们两个人的脸相偷偷换了一下。”

“真哩？”顽孩一下拉住了老先生的手，瞪大眼睛问：“是他不得好下场。”

占卜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但很快地顽孩又将老先生的手松开：“你为甚要那样日倒俺？”

“唉，傻孩子，俺也是穷人，也是为了挣口粮食吃呀。”老先生叹了一口气说。

“那你念叨那些东西都是真哩？”

“你信不？”老先生反问。顽孩露出疑惑的神情。

“其实这些都是人编出来哩，还有是猜出来哩，不能太信。”说到这老先生马上嘱咐道：“你可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说出去我就没饭吃了。不过人的长像有时也挺奇怪，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是个诚实耿直的好孩子，你身上有一种大气。”

顽孩听到老先生夸他，一高兴竟说出了一大串：“一十六年六月十八生，属大龙，兄弟三人，排行老三，小名顽孩，大名李满栋，识得几个字，没有地，全家都给余白眼扛活，我和扛活的大人住在一搭……”

顽孩不歇气地说出了许多，连他自己都不知咋背得这样熟，说得这样顺溜。

他说完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就像憋了很久很久似的。

“你识字？”老先生有些兴奋。“谁教的？”